

# 人在江湖

祥云子 著



# 人 在 江 湖

祥云子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·沈阳

# 人在江湖

Ren zai Jianghu

祥云子 著

---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邮政编码110001)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600,000 开本：787×1092/32 印张：28 插页：1

1991年4月第1版

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

---

责任编辑：广 顺

责任校对：何晓丽

封面设计：法 明

---

ISBN7-5313-0571-2/1·538 (上、中、下)

定价：13.40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  | 九品钟响.....  | 1   |
| 第 二 章   | 七星阵 .....  | 38  |
| 第 三 章   | 柳暗花明 ..... | 65  |
| 第 四 章   | 天地帮.....   | 101 |
| 第 五 章   | 杨花仙子.....  | 138 |
| 第 六 章   | 五剑一朵梅..... | 175 |
| 第 七 章   | 神秘约会.....  | 228 |
| 第 八 章   | 窥 坛.....   | 273 |
| 第 九 章   | 死 神.....   | 317 |
| 第 十 章   | 选地种仙桃..... | 362 |
| 第 十 一 章 | 武林一绝.....  | 394 |
| 第 十 二 章 | 惊 魂.....   | 420 |
| 第 十 三 章 | 白眉老人.....  | 453 |
| 第 十 四 章 | 鬼 谷.....   | 479 |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五章  | 衡山七老·····    | 511 |
| 第十六章  | 把酒聊唐诗·····   | 541 |
| 第十七章  | 病罗汉·····     | 564 |
| 第十八章  | 盛 会·····     | 601 |
| 第十九章  | 疑 惑·····     | 641 |
| 第二十章  | 可疑人物·····    | 670 |
| 第二十一章 | 伤心人别有怀抱····· | 698 |
| 第二十二章 | 谁是仇大侠·····   | 737 |
| 第二十三章 | 叠尸谷·····     | 762 |
| 第二十四章 | 龙争虎斗·····    | 788 |
| 第二十五章 | 绝谷重生·····    | 831 |
| 第二十六章 | 箫韵峰·····     | 861 |

## 第一章 九品钟响

这里是一具死尸。

死尸僵直地躺着。躺在十方寺的大雄宝殿上。

时值深秋清晨，十方寺内遽然传出深沉而遑促的九下钟响。

钟响甫歇，便见身披红底绣金袈裟的四尊者，黄底描红袈裟的七长老，皂白袈裟的二三代弟子，浅灰袈裟的末代弟子，纷纷走出禅房，庄严而肃穆地赶向大雄宝殿。

衡山派自开派以来，除了以往六代的掌门人圆寂大典，寻常敲起这种全寺上下紧急集合的九品钟，算来尚属首次。

第一位僧人，无论是披红袈裟的尊者，披黄袈裟的长老，披皂白袈裟的二三代弟子，披浅灰色袈裟的末代弟子，当他们蓦然发现了大殿上的那具尸体时，每一个人的脸色均是遽然一变。但尽管人人震骇，却没有任何人发出一丝声音来，——他们开始明白了听到九品钟的原因。

他们默默地步过尸体，披红袈裟的降龙、伏虎、四空、八戒四尊者坐上最高排的四只锦座。披黄袈裟的戒净、心净、见

净、疑净、行净、别净、盘净七长老在次层七只锦座上坐下，其余各代弟子均在殿上雁列的百十蒲团上，各依自己的辈份坐下。只留下了居中高与佛龕并齐的高背绒垫宝座仍然空着，那是第七代掌门人一飘大师的座位。

钟声再度响起了。

钟声中，一飘大师自后殿缓步而出。

一飘大师身披深紫镶红袈裟，长眉红脸，身材魁梧，法相至为庄严。大师左右身旁随行着两个十四五岁的沙弥。左边的一个捧着一只小巧玲珑的紫金檀香炉，右边的一个抱着一柄霞彩氤氲的碧玉如意。

一飘大师升座了，钟声戛然而止。

大师升座后，首先垂目合掌低诵了一声佛号，百僧和尚唱应，诵毕，大师肃容向殿下沉痛地宣示道：“衡山派开派迄今，已历一百八十六岁有零。在以往的岁月里，仅有五十年前，于第五代掌门人手上，武林六大派为了盟主之争，各派意气用事，曾发生过一些流血事件。但后来经五行山五行异叟挺身排解，各派凛于大义且慑于五行异叟的五行神功，立即罢手言和。五十年以来，武林各派均能遵守当年信约，一向相安无事。想不到，一飘无能，接长本派未及三载，本派竟然出了这么大的差错。”

殿中寂静的落针可闻。

一飘大师说至此处，回脸向右首第一位身披红底绣金袈裟，身躯肥大，眉心中有一颗朱砂红痣，双目神光闪射的伏虎尊者说道：“伏虎师弟可将尸体发现始末复述一遍。”

伏虎尊者合掌俯身，以一种浑雄略带沙哑的声音应道：

“伏虎僧谨遵掌门人吩咐。”

全殿视线开始集中在伏虎尊者的脸上。

一飘大师凄然闭上双目。

伏虎尊者朝殿前的尸体瞥了一眼，开始悲愤地述说道：“本座自关外采药回来后，昨夜是本座第一次轮值总巡。约在昨夜三更左右，本座例行巡至前殿，突见东侧院墙上有一条人影扑通栽倒，本座飞身近前一看，那人身边喷出一大滩鲜血，业已气绝身亡。看情形，似乎受的是极重内伤，可能是因赶路过急，以致猝然迸发不治，本座仔细审查之下，这才发觉死者竟是本派目前派往北邙的二代弟子大智师侄。”殿中众僧，脸色一紧。

伏虎尊者黯然神伤了好一会，这才继续说道：“经过本座检验，结果发现大智师侄的致死之因竟是中了武当派的大罗掌力。”

众僧相顾错愕。

这时，位于左首第二席的四空尊者，双目中突然喷射着一股骇人的火焰。起立怒目扬声道：“武当派与本派素称和睦，如今竟为了半部大乘神经而出此卑污手段，本派纵甘缄默，本座绝难容忍！”声身俱颤合殿为之动容。

一飘大师喝道：“四空师弟少安毋躁，一飘自有主张。”

大师喝罢，大声向金殿道：“大智僧虽然属四空尊者座下，事实上却是本派二代弟子中武功最为出色的一个，所以这次本派与北邙天龙老人相约换经之期一届，本座即派他此任……现在事已至此，衡山派为六派之一，本座枉为衡山派掌门，无论如何，事情也得有个明白交代。”

这时，坐于右首的八戒尊者急急地向一飘大师问道：“请问掌门人，大乘神经是否业已失去半部？”

一飘大师静静地道：“事实如此！”众僧又是一阵错愕。

人人眼中开始涌现出方才四空尊者眼中的那种愤恨的火焰。

八戒尊者又道：“失去的是上半部，还是下半部？”

一飘大师道：“假如大智受伤在去途中，遗失的当然是上半部。若是归程才遇上的事。那么，遗失的就是下半部了。现在大乘神经的半部是丢定了，本座已派大慧连夜赶往北邙，不等北邙人回，一时尚不能断定遗失的到底是上半部，或是下半部。”

四空尊者这时抗议道：“本座拜请掌门师兄这就明示本派对武当派采取何项行动！”

一飘大师瞥了四空尊者一眼，缓声说道：“佛门弟子，首戒贪嗔，四空师弟何失态乃尔？种恶因者难得善果，此事如查明果系武当派蓄意而为，本座自不惜与派誉共存亡。……但依本座臆测，此次不幸事件其中定有蹊跷之处。武当派为堂堂六大派之一，该派决不至于为了半部大乘神经而甘冒此大不韪，衡山派与北邙派各得神经半部，本派得上，北邙得下，已为武林中众所周知之事实。大乘神经固为武家之珍，但如仅得其半，亦属徒然。试想，武当派夺去何用？

四空尊者恨声道：“掌门人能说大罗掌不是武当独门绝学？大智不是致死于大罗掌力？”

一飘大师长叹一声道：“一派之昌大，端在人多材众，可是，利弊因循相生，人多了，又有良莠不齐之虞。就拿武当

派来说吧，该派道俗兼容，表面上看去，漪欤盛哉，私底下谁能担保其中没有害群之马？四空师弟，你以为师兄这番话可在情理之中？”

四空尊者大声道：“武当派素以门户谨严夸称于武林，只要是该派弟子所为，该派便得负责！杀人者抵死，如该派不能立即交出罪魁祸首，罪魁祸首便是武当全派，本座与之势不两立。”

一飘大师默默不语。

四空尊者愈说愈激动，这时高声道：“如掌门人不欲倾派与争，也愿师兄慈悲，允本座率座下各代弟子前往……如有其他师兄念在同门之谊，四空谨代大智叩谢于九泉之下。”

四空尊者说至最后一句，泪随声俱。

一飘双目渐阖，一脸怆然之色。

满殿喑然，以均为四空尊者所感动，只因辈份所限，以致没人出声应和，但一旦出诸行动，只要掌门人不予拦阻，相信没有一个人不会追随四空尊者之后。

一直保持缄默的，身材瘦长的降龙尊者，这时睁开威棱四射的星目，沉声向全殿道：“本座首先响应四空师弟，如武当派不还衡山派一个公道，则不是武当派俱灭，便是衡山派全亡！”

众僧见四尊者之首的降龙尊者出面做主，立即轰然宣了一声佛号。

佛号宣诵声中，宝座上阖目怆然而坐的一飘大师突然暴睁金钢之目，向前殿沉声大喝道：“何人擅闯衡山十方斋？进来！”

喝声未歇，一条颀长身形自前殿庭空飘然而落。

来人只是一个年可十八九岁的少年。

少年生得眉清目秀，鼻如琼瑶，唇若涂朱，丰神奕奕，英姿飒爽。但眼角眉梢似乎含有无限隐忧，从他装束上也可以看出几分风尘之色。

少年当院挺然而立，彷彿为大殿上肃穆森严的场面所怔，呆呆地站立当地，一句话也没有，两道眼神却落在前殿那具死尸上，痴痴地，一动不动。

一飘大师的眉头不由得悠然紧皱起来。

来人不经通报而擅闯山门，已经犯了武家大忌。何况衡山派为武林六大派之一，正值派中发生了不足与外人道的大事，合派集合一殿，拱围着一具血迹斑斑的死尸……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一个外人闯进来了，想想看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……无论来人是有意抑或无意，均属不可原谅。

也许有人要问？衡山派既是武林一大宗派，为何处理如此慎重的大事，竟会连守望的都不留一个？

要知道，衡山连绵数百里，山中涧壑崖洞多至不可胜数，紫盖为南岳五主峰之一，高度仅次于祝融，峰高七千余丈，峰在深山中，寺在峰腰里，寻常人迹罕至，且五十年来，武林中风平浪静，衡山派在武林之中声望极高，二代弟子无端遭人杀害已属意外之至，谁会想到竟有人斗胆，单身飞落该派重地？

一飘大师目注心净长老，心净长老会意，自锦座立起身来，佛神微拂，人已似巨鹰般，四平八稳地飞身落向少年立身处。

少年对心净长老之临近彷彿视若无睹，双目仍然凝视着大殿上那具死尸，不稍转瞬。

心净长老合掌道：“施主何事驾临敝寺，贫僧可得与闻否？”

少年闻声，如梦初醒。双目微转，精芒暴射。

心净长老心中一凛，暗忖道：此子年事虽轻，怎地竟是此等精纯功力？

少年将心净长老微一打量，便立即抱拳道：“在下武当二代俗家弟子司马玉龙，有事谒见贵派掌门方丈！”

声如金石掷地，琅然锵然。

大殿中只听得嗦衣声，满殿僧人均自蒲团和锦座上霍然起立，连一飘大师也听得双目一睁，上身前俯，面呈惊诧之状。

四空尊者的双目中，毒焰暴炽。

一飘大师似也觉察，双臂微抬，连击三掌，众僧方始勉强重新坐下，只有四空尊者仍然站着，双目怒注庭院中那个自称武当二代俗家弟子的司马玉龙。

一飘大师高声道：“真象未明之前，四空师弟不可失态。”

大师说罢，随即向院中传音道：“心净，代本座请武林司马玉龙少侠进殿说话！”

心净长老身躯一偏，让出道向大殿之石道。

少年微一顾盼，便即昂然向大殿走去。

少年在殿前丈许远近站定，面向大殿居中的一飘大师宝座，抱拳深深一礼，然后抬头朗声道：“武当弟子司马玉龙参见衡山派掌门佛驾。”

一飘大师目注司马玉龙，静静地问道：“少侠系奉贵派上清道长之命来么？”

司马玉龙朗声道：“非也！”

一飘大师闻言一怔，脸呈不悦之色，又道：“少年既未奉有贵派掌门之命，私自擅闯十方寺，难道有事见教于本派不成？”

司马玉龙并未立即答言，又朝身前死尸瞥了一眼，用手指着尸体，向一飘大师犹疑地问道：“请……请问大师，死……死者是否即贵派弟子？”

全殿喑然。

一飘大师脸色遽变，厉声道：“此为本派之内务，不劳少侠过问，请少侠检点自身言行。”

声如春雷，震耳欲聋。

司马玉龙面色为之一变，但见他牙关一咬，旋又恢复本来的镇静神态。仰面向大师宝座大声道：“望大师见谅，如果这位师父真是贵派弟子，司马玉龙即为此事而来。”

嗖的一声，一条肥大身影穿殿而出。

一飘大师喝道：“四空不得无礼！”

四空尊者越过司马玉龙，落向司马玉龙身后，大师喝罢，四空尊者合掌向宝座微一稽首，便即向司马玉龙身后五尺之外盘膝坐下，合掌垂目，脸色惨白。

一飘大师向司马玉龙沉声问道：“死者法号大智，确系本派二代弟子，少侠何事见教，请道其详。”

司马玉龙此刻的神色愈显镇定，刚才四空尊者那种势若奔雷的腾扑，在他直如未见，四空尊者越顶而过，他竟连身

躯都没有闪动一下。他等大师问毕，仰首答道：“大罗掌为武当独门武学，贵派弟子死于大罗掌力之下，想大师是早已知道的了。”

金殿又是一阵噙然。

一飘大师上身又是一倾，神色异样的紧问道：“莫非少侠已知行凶者为谁，特来通报本座？”

司马玉龙牙关一咬，大声道：“禀告大师得知，行凶者，司马玉龙是也！”

此语一出，满殿哗然。

嗖嗖数响，殿中先后飞出七条黄色身形，那正是衡山七长老——包括刚刚回座的心净长老在内。

七长老远远地将司马玉龙四面圈定。

衡山七长老之武功仅次于四尊者，为武林中知名之一流高手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司马玉龙是插翅难飞了。

可是，此刻的司马玉龙，仍然声色不动。

他向四周环瞥一眼，嘿然一阵冷笑，同时自语道：“司马玉龙若无必死之心，也不会自动投上门来，司马玉龙已存心死之后，又何劳衡山七长老之精神？”

一飘大师的脸色，在司马玉龙自承凶手之后，本已难看至极，及至听完司马玉龙的一番自语，长眉一轩，举手连击三掌，满堂满院，旋即寂然。

司马玉龙向四周瞥了一眼，点点头，自语着又道：“上令下行，如声斯应，果然不愧名门正派……可惜可惜……为了——一派派誉，我怎能……唉唉，看样子我司马玉龙只有含冤而死了。”

一飘大师见状，从宝座上立起身来。

大师起身，众僧俯首。

大师庄严而立，向阶下沉声喝问道：“少侠尚有何话要说么？”

司马玉龙凝视着一飘大师之面，嘴唇翕动，想说什么而又始终没有说出什么来。良久良久之后，方才黯然地摇摇头，轻声道：“有死而已。”

一飘大师见状，心知有异，沉脸大声道：“少侠有话尽管说，一飘忝居衡山派掌门之职，遇事尚能做主。”

司马玉龙闻言，双睛陡然一亮，仰面问道：“大师可否赐晚辈去别室说话？”

一飘大师脸色一变，不悦的道：“敝派自忖在武林中颇有清誉，事无不可对人言，本座之眼，为全派之眼，本座之耳，为全派之耳，本座可听之言，可见之事，本派全体均可见听！现在通寺无一外人，少侠当席说出，并无不便。”

司马玉龙轻叹一声，垂首黯然答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司马玉龙无话可说了，就请贵派将司马玉龙任意处置罢。”

司马玉龙说罢，陡闻身后一声狂喝，狂喝声中，一阵疾猛无伦的掌劲已自当头压下。

司马玉龙一声长叹立即闭上双目。

这时，忽听得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喝：“四空且慢！”

巨喝声中，同时有一股温柔之劲风起自身前大殿，疾卷头顶，一声闷响，两股掌风同时消化。

司马玉龙再次睁开双眼，朝一飘大师惶惑地望着。

一飘大师红脸已成铁青，这时强作镇定地向司马玉龙问

道：“少侠身后可有何事交代？”

司马玉龙颤声道：“谢大师慈悲，司马玉龙死后，望大师记取司马玉龙之真诚衷言，此事全系晚辈一人所为与武当派无关，千万别记武当之嫌，司马玉龙则虽死无憾矣！”

一飘大师闻言神色一动，返身向右边沙弥手上取过碧玉如意，高擎手中，向院中高声喝道：“衡山派第七代掌门人谨持本派掌门信物碧玉如意传令，本派自四尊者，七长老以下，全体速即归位，静候一飘法旨。”

语调重如山岳。

语音甫歇，又是嗖嗖数声，七长老首先飞身入殿，四空尊者走在最后，四空尊者入殿之际，仍然返身朝司马玉龙看一眼，那一眼，几乎包罗人间所有的怨毒。

院庭中静荡荡地，只剩下司马玉龙一人和满院熙和的深秋朝阳。

待众僧归座后，一飘大师方将碧玉如意交还沙弥。

大师向全殿扫瞥一眼，这才沉重地开口道：“各位师兄情绪过分激动，一飘迫不得以家法相逼，尚望各位师兄见谅。”

大师说至此处，略为一顿又道：“司马少侠身为武当门下正式弟子，其人纵有死罪，本派应鉴于武林大义，何能妄动私刑？此其一也。再说，大乘神经为武林奇珍，无论遗失的是上半部或是下半部，纵然本派不愿深究，也对北邙天龙老人无法交代，所以，在采取行动之前，此经不可不予追查明白。此其二也。何况……何况这位司马少侠一团正气，且毅然投身本寺，直承行凶不讳，但未同时陈述行凶动机和经过，其为令人费解。本派创派迄今，历经各代祖师惨淡经营，创

业维艰，守业更属不易，如贪快意一时，贸然泄忿，事后发觉差错，树仇结怨尚在其次，如因此而令衡山派之派誉有所损害，实非一瓢所能承当。”

一瓢大师向殿中众僧淳淳训毕，才又抬脸向殿下木然而立的司马玉龙严肃地道：“本座适才对本派门下告诫各节，司马少侠想来均已听得，现在可否请少侠对本座前述各节加以解释？”

司马玉龙茫然地道：“什么？大乘神经？……玉龙虽不肖，何能为了他人宝物而生不义之心？”

满殿愕然。一瓢大师似乎更感到意外。

大师讶道：“少侠既非……那么，少侠究为何事而对本派弟子遽下毒手？”

司马玉龙喃喃地道：“遽下毒手？……唉，难道不应该？”

一瓢大师脸色又是一变。怒声道：“你，你不认错？”

司马玉龙双目精光暴长，抗声道：“错只错在司马玉龙身为武当门下罢了。”

一瓢大师静静地道：“少侠之言词甚令本座费解。”

司马玉龙突然厉声向殿上宝座道：“蝼蚁尚且贪生，司马玉龙何独不惜一死？司马玉龙此番舍身投案贵派，其目的只怕因此尸上之大罗掌伤而引起贵派对武当之误解而已！什么神经，晚辈根本毫无所知。若说晚辈因覬觎贵派弟子之宝物而下毒手，当时贵派弟子已为晚辈所伤，取宝有如探囊，宝既到手，远走高飞犹恐不及，何会找上门来送死？大师为武林一派宗师，这一点还不能谅解么？至于晚辈行凶动机，因为事无佐证，说了亦属徒然。司马玉龙自负为武当门下优秀